

【史学博士论坛】

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献中“东方问题”

(吉林大学 国际关系研究所, 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

马克思恩格斯在1853—1857年所著的《共产党宣言》中，首次提出了“东方问题”的概念，并指出东方专制主义是阻碍东方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

[关键词] 马克思恩格斯；东方问题；东方专制主义

[中图分类号] B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3541(2011)01-0074-04

一、经典文献中的两种“东方”

东方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同时这一问题也曾经引起学术界的大讨论。佩里·安德森认为，马克思与恩格斯所看到的亚洲国家的相似性是一种幻觉，两人几乎全盘继承了欧洲关于亚洲的叙述，几乎没有做任何修正，当然，之所以产生这种结果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资讯缺乏”，“因为当时东方历史研究在欧洲才刚刚起步”^[1](p.520)]。广义上的东方问题非常复杂，奥斯曼帝国、波斯、印度、中国都在其中，受制于当时的知识储备和东西方交流的限制，要全面准确地把握东方社会的特质是非常困难的。佩里·安德森认为，1853年6月2日，马克思与恩格斯的通信中第一次讨论东方问题，这里的东方，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更是一种历史文化、社会经济范畴的，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应该是非西方的含义。马克思提出：“东方（印度、波斯、埃及）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甚至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2](p.256)]为什么东方不存在土地私有制呢？马克思初步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气候和土壤的性质，特别是由于大沙漠地带，这个地带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直到亚洲高原的最高地区”^[2](p.260)]。

安德森认为，马克思与恩格斯关于东方问题的间接应该置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之中，贯穿了一种东方停滞论的观点。核心观点在于：第一，“亚洲的干旱气候所必

然导致的公共灌溉工程，乃是中央集权的、垄断土地的专制国家的基本决定因素”；第二，“东方专制主义统治下的基本社会细胞是自给自足的、家庭手工业和农业相结合的村社”^[1](p.507)]。马克思对东方的认识与启蒙时期的思想家有传承关系，但马克思并没有停留在孟德斯鸠等人地理决定论层面，认为所有制关系是影响国家形态、社会发展的核心因素。马克思认为，民族问题的本质还是所有制关系问题，“要使各民族真正团结起来，他们就必须有共同的利益。要使他们的利益能一致，就必须消灭现存的所有制关系，因为现存的所有制关系是造成一些民族剥削另一些民族的原因。”^[3](p.409)]

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而言，东方处于一种落后停滞的状态，这种观点与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不谋而合，民族的独立与解放需要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基础之上，只有那些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民族才有可能获得独立自主的发展地位。“那些从来没有自己的历史，从达到文明发展的最初阶段即最低阶段的时候就陷于异族统治之下，或者只是由于异族的压迫才被强迫提高到文明发展的最初阶段的民族，是没有生命力的，是永远也不可能获得什么独立的”^[4](p.328)]。

这是一种广义的东方问题，而狭义上的东方问题则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难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中，并没有对狭义的东方问题给出清晰的界定，据笔者翻阅中文译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关于东方问题的论述是这样开始的：“每当革命风暴暂时平息的时候，一定要出现同一个问题——这就是一直存在的‘东方问

[收稿日期] 2010-11-05

[基金项目]

(20101015)。

题’。》^{[5](p 5)}马克思认为，东方问题的存在是对欧洲正统主义的挑战，也是令欧洲列强难以穷尽的问题之源：对土耳其怎么办？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土耳其帝国的衰落引起了大国竞争的野心”^{[9](p 9)}。东方问题（即狭义上的，后文不作说明，即此含义）是困扰欧洲历史几百年的死结，自奥斯曼帝国占领君士坦丁堡之后，欧洲就面临着“土耳其怎么办？”的问题，当然，此时欧洲要应对奥斯曼帝国侵略的问题，在此后几百年中，奥斯曼帝国一直是欧洲难以摆脱的阴霾。18世纪后，奥斯曼帝国锋芒不再，欧洲强国围绕奥斯曼帝国进行了持久而激烈的博弈，1853年的克里米亚战争是欧洲列强在“土耳其怎么办”问题上博弈的一个高潮。有学者指出在这封信中：“很久以来，欧洲便面临着一个‘东方问题’。但其实质却没有发生变化，东方问题起源于东南欧地区在习惯、观念、成见等方面东西方之间的冲突。”^{[7](p 1)}东方问题不仅是影响欧洲国际关系几百年的死结，也是理解错综复杂的现实问题的透镜，马克思、恩格斯着力研究东方问题，可谓抓住了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只“小麻雀”，并且对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解剖。

当东方问题再度成为欧洲各国关注的焦点时，马克思正在伦敦过着贫困的流亡生活，唯一的经济收入是稿费，因此，马克思非常希望将东方问题作为一个论题撰写大量的评论，一方面可以增加收入，改善家庭经济条件；另一方面，则是借此机会深入研究与分析国际关系问题，并将自己的理论思考渗入其中，以此作为宣传革命的阵地。此时，还有一位美国人与马克思竞争撰写稿件的资格，马克思写信希望恩格斯能够出手相助，因为马克思面临一个巨大的问题，即“土耳其帝国将会怎样，我一点也不清楚”，因为“这个问题——首先是军事和地理方面的，不在我的写作范围之内”^{[2](p 26)}。1850年之后，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学术研究有所分工，马克思主要研究政治经济学、欧洲各国外交政策，恩格斯则着力于语言学、军事战略。马克思在这封信中对“东方问题”也提出了大胆的设想：第一，东方问题不会成为欧洲战争的导火线，它总是会通过外交途径二被压制下来；第二，东方问题是各个强国利益与野心纠结的结果，应当注意其在贸易和军事上的含义；第三，如果东方问题引发欧洲战争，英国将会站在土耳其一边；第四，伊斯兰教帝国必然发生崩溃，因为它已经或多或少处于欧洲文明影响之下^{[2](p 26)}。可以说，在这封信中，马克思提出了关于“东方问题”写作计划的论题范围与论调，恩格斯在回信中对马克思的想法当然是鼎力相助，他建议马克思：“我们应该装成洞悉内情的样子去打垮与我们竞争的美国佬”^{[2](p 29)}。同时，恩格斯也会着手集中精力研究东方问题，以期与马克思更好地合作。在此后两年多时间里，马克思恩格斯集中集中而深入地研究与论述了东方问题。

二、马克思恩格斯解读“东方问题”

从1853年4月7日起，《纽约先驱论坛报》在3年

内刊登了马克思与恩格斯上百篇时事评论，相当一部分是关于东方问题的讨论。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评论为我们留下了19世纪中期，这场重要的国际战争翔实而可信的记载与分析，尤其可贵的是马克思利用当时披露出来的外交公文对东方问题的利益逻辑进行了详细的阐发。

马克思将东方问题置于欧洲的大背景中，追溯东方问题的来龙去脉，历史渊源与现实困境；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应用于现实问题的分析中，立体呈现东方问题所内含的种种利益纠葛与纷争，篇篇铿锵有力的文章，现在读起来依然有种强烈的现场感。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东方问题与欧洲，尤其是英国的债券价格、粮食价格、工业危机、罢工等议题连为一体。如果不洞悉各国财政、贸易、金融领域的发展，就难以对战局有精确的判断。例如，马克思发现，为了应对克里米亚战争带来的财政负担，格莱斯顿在英国首次发行国库债券以弥补财政亏空。但此举并未获得成功，由于战争及其农业歉收导致粮价上涨与贵金属外流，而贵金属外流则推动利率上涨，进而导致证券市场波动，固定利率的国库债券则问津者变少。由此，马克思判定，“东方问题影响了国家有价证券，而宫廷本身则利用证券行情的波动进行危险的交易。”^{[2](p 308)}马克思的分析视角至少在两个方面对国际关系研究者有所启发：第一，国际关系与国内政治的发展息息相关，二者紧密互动，马克思说：“不列颠的小市民不仅必须为对俄战争、为格莱斯顿先生的教友派学说和伪善的拘泥细节而付出费用，还应当供给沙皇本人以进行对英战争所需的资金。”^{[8](p 242)}因此，国际关系需要由内而外的研究路径，国内政治生态的变迁直接作用于国际关系。第二，国际关系研究必须重视经济因素，因为现代战争需要大量的财政支出，各国的财税金融实力是决定外交政策的基础因素。

简单而言，东方问题的起因是奥斯曼帝国衰落之后，欧洲列强如何瓜分和接管这个庞大帝国遗产。世界历史上帝国的兴衰沉浮也属正常，但奥斯曼帝国却因纠结了太多的利益与历史恩怨而成为困扰欧洲的一种“问题”。马克思与恩格斯对东方问题的研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两位作家认为，奥斯曼帝国陷入持续的衰落之中，土耳其如同一匹死马，在不断消耗下去，土耳其的存续取决于欧洲均势体系。H B R O C T E M B E R 1 8 5 3

兰教
离而
弱，
“问
的一
个不
缺少
为希
破而
同符
个地
该地
所外
简海
于因
掌握
也希
易：
而和
在
关
缘

服
行
可

下
彼得堡
物应当
反
尔
维亚
但
利益却大异
一个世界帝国。恩格
俄国扩张野心
场与
欧洲革命、民
51(

经奥作
可原上东

曼帝国不过是从狼窝进入虎穴。因此,只有通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斯拉夫国家才能使巴尔干半岛帝国边缘的命运。恩格斯已经清醒得认识到东方解决之道,东方问题的最终解决意味着奥斯曼帝国与重生,而这一帝国之所以能够延续下来则得下两种因素:“第一,基督教国家之间的嫉妒;第二,巴尔干各个基督教民族之间缺乏团结。”^{[9](p.1)}

东方问题是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形成,需慢慢冲淡宗教、利益、权力纠葛的恩怨。两位经典作家认为,唯有革命才能彻底解决东方问题,这与西阶级外交家、学者的观点大相径庭,在欧洲主流追求一种均势或者维持现状,这种观念与政策只标,不能治本。当然,革命,不仅仅是武装起义,一种生产力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关系、政治形态的革命不仅要发生在巴尔干地区,而且奥斯曼帝国、奥地利帝国都要发生相应的革命才能使这个地区有较稳定的国际秩序。否则,“三千年以来发生在这个地区的战争将继续”^{[10](p.3)}。东方问题的解决需要依靠帝国内部变革来实现,对俄国而言,只有俄国人民支持沙皇扩张侵略政策,放弃世界霸权的追求,“当己本身在国内的受到极严重威胁的切身利益时”,战争才能得以避免,东方问题也自然会解决。因为俄外交战略的转变会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首先,法俄的同盟关系将会松弛甚至会消失,因为法国不能依俄国来围堵德国;其次,由于俄国不再威胁君士坦丁安危,奥地利和意大利就没有必要围绕在德国周围;再次,“只要俄国不再威胁波斯普鲁斯海峡,欧洲对于形形色色的民族的存在就会失去任何兴趣”^{[11](p.54)}。最后,由于俄国国内的转变,欧洲两大军事阵营会自行解,战争的威胁随之消失。因此,在恩格斯看来,东方问题的症结还在于俄国的扩张野心。

晚年的恩格斯全面审视了俄罗斯帝国的外交政策发展脉络,将东方问题置于俄国与欧洲互动的背景下加以审视,到19世纪末,东方问题已经不再是奥斯曼帝国与欧洲之间的博弈,而是欧洲强国之间联盟与博弈的结果。“俄国沙皇政府要采取最后的决定性的步骤,要真正占领君士坦丁堡,就不能不进行胜负机会大致相等的世界战争,而这次战争的结局大概并取决于交战的双方,而取决于英国”^{[11](p.49)}。在此之际,革命与国际战争之间产生了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如果俄国能够迅速发生国内的革命,那么就有可能避免欧洲大战,但不幸的是,恩格斯的愿望没有实现,东方问题引发了世界大战,而世界大战则推动了俄国革命。历史的发展往往并不能如人所愿。“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以及希腊等主体民族的解放最终将使东方问题成为历史的遗迹”^{[12](p.10)}。

三、小结

马克思恩格斯围绕克里米亚战争而展开的评述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一方面两位经典作家将辩证唯物论的研究方法融入国际关系的研究之中,为我们留下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经典文献,给予我们诸多有益的启示。

第一,国际关系研究需要拓宽视野,两位经典作家没有停留在概念与理论层面,而是对国际关系演进的历史与现实进行了多种角度的透视,将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地缘政治学等诸多视角融为一体,从而能够深刻准确地把握国际局势发展趋势。两位经典作家生创造知识的途径与经验为我们创建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第二,两位经典作家在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报刊杂志发表评论,影响广泛,借助大众传媒工具将最先进的思想观念加以传播。革命思想只有为人民群众所接受才能推动社会不断前进。两位经典作家以人民群众所能接受的语言和表达方式完成了知识传播的过程,因此,新理论与观念并非产生于书斋,而是来自人民而又回到人民。

当今世界,国际局势变化万端,与东方问题相比,过之而无不及,马克思恩格斯在150年前的论述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历史知识,更是启发智慧,提高思考的钥匙。

[参 考 文 献]

- [英]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M].刘北成,龚晓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 Chyton G. D. *Britain and the Eastern Question: Misolonghi to Gallipoli*[M],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Press Ltd., 1971
- Marriot J. A. R. *The Eastern Question An Historical Study in European Diplomacy*[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7.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 Stephen Pierce Hayden Dugga *The Eastern Question: A Study in Diplomacy*[M], New York: Th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02
- [Talcott]William's *Turkey: A World Problem of Today*[M], Toronto: Doubleday, Page & Company, 1921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 [Luigi]Villari *The Balkan Question*[M], London: John Murray, Albemarle Street W., 1905.

[责任编辑 张晓校]